

譯序

聞嘗研究我國制度，分析其間固有及外來之成分，往往於類似固有制度之中，發見外國輸入之事，特因習用已久，遂致主客不分，昔之所稱七曜，今之所稱星期，其一事也。

今人以七日爲一星期，復以七曜名之，是欲溯今日星期之源，須先考七曜之說。考新舊唐書經籍志藝文志，北齊陳隋之間，已有七曜曆。（至易卦七日來復，別爲一事，不可混解。）似今日星期輸入之時，應在隋唐以前。又考吾國之數字，以三五之用爲多，如三綱五常，三光五行，之類是也。七數爲用較少，惟西域之人常用之，如七死、七生、七難、七寶、七音，是也。頗疑此七曜之說，來自

西方。後檢閱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有七曜曆日一卷，其中七曜名，蜜莫空、雲漢、嚙日、嗚沒斯、那溢、雞緩，可以證予之假說也。又思七日星期，惟基督教徒視之爲重，遂又疑此制或爲景教徒所輸入。乃近閱亞洲報（*Journal Asiatique*, 1911-1913）所載研究京師圖書館藏敦煌摩尼教殘經一文，始悉此制爲『摩尼慕闍』所輸入。初用康居語之譯音，以名七日。至晚近數十年時，此外國譯名尙存也。

由是又進而研究此摩尼教。吾國研究摩尼教之書，有陳君援菴之摩尼教入中國考。其搜集材料，用力頗勤，以之與沙畹、伯希和二氏所輯之中文材料相對照，亦多相類。二氏之疏解摩尼教殘經，固在陳君之前。（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三年亞洲報。）然

予敢信陳君未見二氏之文。願其成績之相類，與一九一二年日本學者羽田亨在東洋學報研究波斯教殘經，得與沙畹、伯希和二氏相類之成績無異。可見用科學方法研究者，終不難殊途而同歸也。惟比較陳君與沙畹、伯希和二氏之撰述，陳君之範圍較小，此乃環境使然，非研究之有差等也。蓋彼方有多數之德、法、俄、英、比、荷、義、匈等國學者研究之成績，互相參考，又有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梵文等語言專家，以相輔助，此皆我國所缺乏者也。

彼國近二十年來，研究摩尼教問題，大有發展，乃藉近年來古籍發見之功。因吐魯番古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古籍之發見，德國米萊 (M. F. W. K. Müller)，俄國拉得洛夫 (Radloff)，德國勒可克 (Von Le Coq) 著有專書。又因敦煌古籍之發見，沙畹、伯希和二

氏，始著是文。其文蓋爲疏釋京師圖書館藏之摩尼教殘經而撰，輔以中國人所撰關係摩尼教之記述。茲將後部譯出。其前部關係教義之解釋，且原文現藏京師圖書館，已刊於敦煌石室遺書之中，另有一摩尼教經殘卷，藏於巴黎圖書館，已刊於石室祕寶之中，故從省略。至各國學者關於摩尼教之撰述甚多，可取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三年亞洲報檢閱之，不難知其梗概矣。譯竟爰誌其緣起於卷首。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馮承鈞識於北京。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中國書籍中關於摩尼教(Manichéisme)之記載甚多。十八世紀中，金勒(de Guignes)在其匈奴史中，已疑及中國之摩尼，即西方之摩尼派基督教徒。近十五年來，哈維萊(Havret)，德維利亞(Doveria)及余等，曾將此項記載，譯出不少。俄國巴拉丟司(Pallas)曾利用以考究十三世紀中國及蒙古基督教遺跡。但西歐之中學家，則不甚注意也。近日調查愈廣，材料愈多，自中亞西亞材料發見之後，以之互相參證，舊日人已習知之中國材料，意義愈明，價值愈增；是即吾人刊布下述史料之理由也。

吾人此項調查，茲僅以摩尼教之材料爲限。願摩尼教與祆

教 (Mazdaisme) 不乏相類之點，中國之著述家，竟有混合此二教爲一者，宋代僧人志磐，其一人也。志磐費十一年之辛勤，撰佛祖統紀，於一二六九年刊行。其卷三十九及卷五十四中，述波斯之蘇魯支云，『初波斯國之蘇魯支，立末尼火祇教。』(按蘇魯支卽 Zoroastre ……。據近來在吐魯番發見之摩尼教殘經，蘇魯支之譯音爲 *Zruse*。蘇魯支之名，在中文著作中，首見於十二世紀上半葉刊行之西溪叢語。) 顧祇神或火祇，爲祇教之特名，蘇魯支爲祇教之創者，穆護 (Makku) (亦作牧護，卽西文之 *Maga* 一字之原名) 爲祇教僧人之號，可見佛祖統紀混合摩尼教與祇教爲一。但佛祖統紀一書，不無價值也。六九四年，摩尼教僧初入中國，卽藉此書始獲知之。特此書所輯，價值不齊，蓋爲材料所限。志磐之前，已

先有人混淆也。

一九〇九年時，中國學者蔣斧，曾將吾人在敦煌發見之摩尼教殘經刊布，以爲摩尼教之入中國，應在北周（五五八至五八一年）隋（五八一至六一八年）兩朝之間。蓋宋敏求（一〇一九至一一〇七）年人，宋史有傳。所撰之長安志中，記大雲經寺一節有云，「寺本名光明寺，隋開皇四年（五八四年）文帝爲沙門法經所立。時有延興寺僧曇延，因隋文賜以蠟燭，自然發焰，隋文奇之，將改所住寺爲光明寺。曇延請更立寺以廣其教，時此寺未制名，因以名焉。武太后初，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爲大雲經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雲經寺。」

此五八四年名稱之光明寺，六九〇年改名之大雲經寺，卽爲摩尼寺歟？蠟燭自然發焰，卽爲光明教，質言之卽爲摩尼教，一宗派之神奇歟？

前引之記載，不足爲摩尼教初入中國之證也。蓋大雲經今尙有之，完全爲佛教經文。（按此經譯於三九七至四三九年間，但藏文無譯本，是否譯自梵文，不無可疑。至武后時進經之人，據日聞錄，爲釋法明。）又據各地大雲經寺所立之碑誌，（參考七〇一年立河內縣碑文，七一一一年立涼州碑文，九五三年立益都縣碑文，一五六三年立涼州碑文，）大雲寺完全爲佛教廟宇。至若蠟燭自然發焰，亦與摩尼教無甚關係。設若寺無光明大雲之名，決不至發生此種誤解也。由是觀之，摩尼教隋時尚未輸入中

國也。然則始於何時耶？茲將所輯中國史料次第列述於下。

一 西域記之提那跋

最初記載摩尼教之書，爲唐玄奘之西域記。其記波刺斯國（卽波斯）云：『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爲所宗也。』此提那跋，卽摩尼教之 *Dênâvarî*。

二 拂多誕持二宗經來朝

玄奘所記六三〇至六四〇年間之波斯摩尼教，不久卽入中國。據佛祖統紀卷三十九云，『延載元年（六九四年），波斯國人拂多誕，（卷五十四云，西海大秦國人）持二宗經僞教來朝。』摩尼教僧初入中國，在六九四年，而紀載之文，則晚見於一二六九年之佛祖統紀。但吾人須知志磐所修之書，乃根據前人

之撰記；其所述之二宗經，即錄自僧宗鑑重修之釋門正統一書，此書必亦有所本也。總之，此種記載之價值不虛也。據吾人在敦煌所得之摩尼教經考之，拂多誕非人名，乃爲一種稱號。戈提鄂（Gauthiot）以爲即古波斯語（Pehlvi）之 Fur-sta-dan，華言『知教義者；』至二宗經，吾人已別有說明也。

至七一九年，又有一摩尼教僧來中國，僧以慕闍名。據戈提鄂之說，慕闍爲古波斯語 Mōzo 之譯音，華言『師』也。又據喀喇巴耳加遜（Karabalgasoun）之九姓迴鶻可汗碑文，及敦煌之摩尼教經，（即京師圖書館所藏之波斯教殘經，）此慕闍決爲摩尼教師之一種名號，無疑也。茲錄其原文於下。

三 慕闍至中國

冊府元龜卷九七一云，開元七年（七一九年）『六月，大食國（Arabs），吐火羅國（Tokharistan），康國，南天竺國，遣使朝貢，其吐火羅國支汗那（Jaghāniyān）王帝賒，（按馬爾迦特（Marquart）曾定其人爲吐火羅之副王 Es），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其人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慕闍，親問臣等事意，及諸教法，知其人如此之藝能，望請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

四 同前

太平寰宇記（九七六至九八三年刊）卷一八六所誌亦同，其文較略。據云，『開元七年，其葉護（Yabghu）（考新唐書吐火羅王有突厥之葉護官號）支汗那帝賒，上表獻天文人大慕闍，

請加試驗。』（按金陵書局本，閣誤作閣。）

五 敕禁摩尼教

大慕閣來後十三年，有勅禁止傳佈摩尼教，事見杜佑通典（七六六至八〇一年刊。）通典卷四十曰：『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年）七月勅，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以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者。』此云末摩尼，不云摩尼，蓋卽（*Mār Māni*）之譯音，猶言『摩尼主。』此外宋史卷七十一，及夷堅志，亦作末摩尼。

六 同前

佛祖統紀卷五十四所記大致相同。據云：『玄宗開元二十年敕，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教，既爲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

罰。』佛祖統紀皆作末尼，他書則多作摩尼，此處所記，似錄自通典，通典作末摩尼，此末尼蓋省稱也。

七 杜環經行記之尋尋國

通典卷一九三，引杜環經行記，亦似載有摩尼教事。杜環於七五一年至七六二年間爲大食國所俘，歸作經行記。記中誌拂菻國（亦曰大秦）及其他諸國事，有云：『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蒸報，於諸夷狄中最甚，當食不語。』

上文與摩尼教有關係歟？有人曾主張也。當喀喇巴爾加遜碑文發見時，俄國官廳卽以所拓中文部份碑文，請求中國當時之總理衙門爲之考證。考證之文，譯載於法西勒夫（Vasiliev）之

鄂爾渾(Orkhon)(即唐之昆河)探考成績彙刊第三冊中。總理衙門人員引證者，皆關於摩尼教之文，其間且引有杜環經行記，但吾人以爲其考證有誤也。大食國所奉者，自然爲回教，大秦國所奉者，應爲景教(Nestorianisme)。至若第三種宗教，可爲摩尼教，亦可爲祆教(Mazdaïsme)也。羅生(Rosen)男爵曾以一重要說明告法西勒夫，謂大食人稱祆教信徒爲(Zemzem)。義爲『私語之人』也。法西勒夫注釋曰：『此輩且與姊妹共處。中國語中無ㄣ音，尾聲之ㄣ音，變爲ㄣ音，且波斯之薩山王朝(Sassanides)，亦可譯爲尋尋也。』但據吾人對於蒸報二字之考證，尋尋應指祆教。按蒸字與烝字通，舊唐書卷一九八記党項事云：『淫穢烝褻，諸夷中最爲甚。』又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八記宕昌事云：『俗有蒸

報。』則蒸報與烝義同也。當薩山王朝末年時，以迄其後數百年間，祆教實行并主張親屬通婚也。中國今日固無ㄣ音，然唐時有此音也。當時尋尋應作 *zhen-zhen*，與大食人之稱祆教徒，音頗相近也。

八 七曜曆之輸入

如前所述，六九四年摩尼教由一所謂拂多誕輸入中國；七一九年又有一天文人大慕閣來傳佈其教；七三二年雖禁斷之，然非中國人得自由奉行。當時之情形，與十七世紀初年利瑪竇 (Ricci) 到中國時無異。其初耶穌會之傳道師，固爲教師，亦屬學者，蓋以科學知識，保證其傳教自由。顧在八世紀初年，與十七世紀初年情形，又有相類者。當時曆書亦有錯誤，預算之日蝕未驗。

六六四年李淳風作甲子元曆以獻，次年頒用，謂之麟德曆。時外國之曆數家亦爭言中國曆數推測之誤。印度之曆數家在長安者，有瞿曇羅 (Gautama)，迦葉波 (Kāgyapa)，鳩摩羅 (Kumāra) 三家。六八四年，瞿曇羅上新曆，未久即罷。七一八年瞿曇悉達 (Gautama Siddhārtha) 譯印度九執曆，未行。(按九執曆現尚存於開元占經第一〇四卷中。) 七二一年僧一行作大衍曆，七二七年草成，而一行卒，詔曆官完成之。七二九年頒於有司。時善算瞿曇譔者，怨不得預改曆事，奏大衍寫九執曆，其術未盡。詔校對之。大衍十得七八，麟德纔三四，九執一二焉，如是大衍曆勝矣。(均見新唐書曆志。) 雖然，九執曆與大衍曆，不無共同關係也。九曜之說，蓋由此二曆輸入中國。印度天文家名九曜爲 *navagraha*，乃合日月五

行星及假定之龍首(Rahu)，龍尾(Ketu)二星而成。

稍事研究中國歷史，即可見天文學及占星學所占位置之重要。星之行運，與人之行爲有相連之關係。質言之，八世紀上半葉，正曆數爭議最烈之時。曉天文之摩尼教大慕闍，即於七一九年至中國。彼用何種方法發生影響，無明文可以引證。惟吾人確知者，西亞及印度已知之九曜，於八世紀時輸入中國；以七日爲一週，以伊蘭(Iran)語，質言之以康居(Sogdian)語名七日，皆於直接與摩尼教有關係之經文見之。(按耶金司(Eckins)之中國佛教(Chinese Buddhism)一書，以七曜之名見於七〇五年義淨所譯之大孔雀咒王經，此即梵文之Mahamayuri也。全譯本有三種，一爲六世紀上半葉譯本，次爲義淨譯本，三次爲八世紀中葉

不空 (Amoghavajra) 譯本。初譯本無七曜之名；義淨譯九執 (Navag-
raha) 梵名，散見各處；三次譯本始以華言名九曜。但在八世紀末
年前，七曜之名，尙未通行也。」

一八七一年時中日問解叢刊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之廈門通信員某君，提出一種問題。據云，彼在該處曆
書中，見日曜日之下，常注有一密字，不知何所取義。此問題提出
之後，衛里 (Wylie) 遂作中國七曜論，其根據之曆書，有名洪潮和
曾孫堂燕通書便覽者，中國東南部通行曆本也，日曜日下亦有
密字。通書卷首關於此字略有說明。但衛里君之主要參考書，爲
一七三九年刊之欽定協紀辨方書。據此書卷一論二十八宿配
日條所記，週之第一日爲日曜日，下注密字者，爲其法出於西域

也。其詳見西域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經說有云，日曜日回鶻名曰蜜，波斯名曰曜森勿，印度名曰阿你底耶 (Aditya)。又查西安府之七八一年二月四日立之景教流行中國碑，其日名大曜森文，波特斯密 (Porter Smith) 君以爲森文似卽猶太語之 Sabbath。衛里君核算七八一年二月四日，適爲日曜日，遂以曜森勿及曜森文，皆爲波斯語日曜日 Yaksambah 之譯音。但衛里君於密字尙不能詳其原來也。數月之後，中國記錄 (Chinese Recorder) 之通信員某君，以爲密字爲伊蘭語 *Mithra* 之省稱。此君之說，大致固不差，然解說尙不完全也。此密字 (亦作蜜) 之古音，爲 *Mit* 或 *Mih*，非 *Mithra* 之譯音，實乃古波斯語 (*Pehlvi*) 之 *Mithr*，或康居語 *Mih* 之譯音也。此問題固已解決，然後來誤會者尙不乏其人也。

時俞伯(Huber)君亦聞福建曆書以密字注日曜日及密字爲伊蘭文(Mithra)譯音之說。但彼不知衛里君之論文及西安之景教碑文，曾於一九〇六年在中國釋藏中，見有數種撰譯，以伊蘭名名七曜。俞伯君之所見，卽衛里君在協紀辨方書所引之宿曜經也。茲將此七曜之名，用康居語求其原音，表解於下。

七曜

譯名

康居語

備考

日曜日

密或蜜

Mir

月曜日

莫

Māq

火曜日

雲漢

Wnqān

按波斯語作 Bahram

水曜日

啞

Tir

亦作滴

木曜日

温沒司

Wmmt

亦作温沒司
又作鴉勿斯

金曜日

那頡

Nāqit

亦作那歇
亦作般頡

土曜日

雞緩

Kēwān

亦作枳浣

此種名稱何時輸入中國，俞伯君曾引據四種著作，考其年代。一爲梵天火羅 (Hōra) 九曜，二爲七曜星辰別行法，此二書原題僧一行撰，似不確也。梵天火羅九曜一書，應爲八七四年之著作。第三種爲七曜禳災決，爲西天竺沙門金俱吒所譯，題年爲七九四年及八〇六年，余以爲此書似爲九世紀初年之譯述。第四種較前三書爲古，即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爲七五九年北天竺沙門不空 (Amoghavajra) 所譯，七六四年其弟子楊景風所注。(按即新唐書曆志偕徐承嗣作正元曆者)。由是觀之，康居行星之名，在七二七年前，中國似有所聞。

但在七五九年之後，始獲其用。此種康居之占星學，實影響於中國甚久。占星學著作中有都利經及聿斯經，觀其名似亦爲康居之書，其刊行時約在八世紀中葉至八世紀末年之間。又有說二十八宿之四門經，亦似爲康居作品。吾人在敦煌發見者，有九世紀十世紀之曆書數冊，占星學著作數種，皆屬七曜曆，日曜日下皆有硃印密字，其餘六曜日，常注有康居譯名，可見當時康居之曆數，在唐以前不聞，唐以後影響甚大也。是以宋史曆志七曜，徑用康居譯名。

康居七曜之名，於八世紀時傳佈於中國，摩尼教實左右之。茲引楊景風所注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關於七曜之文於下，以證之。

『夫七曜者，所爲日月五星下直人間，一日一易，七日周而復始，其所用各各於事有宜者，不宜者，請細詳用之。忽不記得，但當問胡（按卽康居）及波斯并五天竺人總知。尼乾子（按卽梵文（Nirgranthaputra）在中國則以名一切外道。）末摩尼（卽 *Mār Māni* 原文，義卽摩尼主也，但在中國則以名一切摩尼教徒。）以蜜日持齋，亦事此日爲大日，此等事持不忘，故今列諸國人呼七曜如後。』

楊景風所列七曜之名，先列康居譯名，與近來在吐魯番所得之突厥曆用康居語行星之名，以名七曜之事相合。楊景風之記胡（卽康居）波斯、五天竺人總知七曜，用見末摩尼蜜日持齋之事。康居名之七曜，似爲摩尼教徒所習用。由是吾人可以推

測日曜日下注蜜字之敦煌曆書，及今日中國東南所用通書，蓋爲昔日摩尼教徒重視日曜日之證。吾人又應知者，雖基督教徒及摩尼教徒對於日曜日始有特別意味。顧景教在中國之命運不長，而福建至今日曜日尙以康居語爲名稱。按自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摩尼教在福建正繁盛，摩尼教之與七曜曆之關係，概可知矣。

夫語言之與宗教，有相聯之關係。康居語之七曜，既在摩尼教中有其效用，彼波斯語及梵文，是否有同一價值歟？梵文之與佛教之關係，可勿庸解說也。波斯語之七曜，在祇教中似無影響。景教之教語，固爲古希利亞語 (Syriacque)。第景教徒由伊蘭 (Iran) 至中國，據西安景教碑所載人名，其間不乏波斯教師，如 Mandad

Gushasp 或 Mshadad, 顯爲波斯人名也。此碑建於七八一年之曜森文日, 衛里氏已於一八七一年鑒定此曜森文, 卽楊景風所記之曜森勿, 經吾人考定卽古波斯語 Fv-Samdat, 今波斯語 Yakšan-bah 之譯音。自吐魯番之突厥文書出, 其中波斯文之日曜口, 卽爲 Fv-Samdat, 可證吾說之不謬。此突厥文書, 亦爲景教遺物 (受難記)。由是吾人可以確定中國之摩尼教徒, 以康居語名七曜。景教徒以波斯語名七曜。至康居譯名, 較波斯譯名存在爲久者, 則以摩尼教傳佈之久遠, 非景教之所能及也。

九 九姓迴鶻可汗碑

楊景風記康居七曜譯名, 時在七六四年, 而喀喇巴耳伽遜之碑文, 又證明七六二年時, 唐之東京洛陽, 有摩尼教徒在此傳

教。

此碑名九姓迴鶻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靈鷲閣叢書中李文田之和林金石錄第六頁，及拉得洛夫（Radlov）之蒙古考古地圖（Atlas der Alterthümer der Mongolei）三十一至三十五圖載之。）碑文爲中國突厥康居三種文字。惟中文已全譯。但史萊格君（Schlegel）之譯文，未能完全無訛，不特其文字之解釋，不能視爲正確，而其所補之缺文，亦不無可議，研究中似應滅除此種誤點，故吾人所分析者，僅限於關係摩尼教之可解部份耳。先錄其文於下，（缺損處代以○，未定字加問號）。

（第八行）帥將睿息等四僧入國，闡揚二祀，洞徹三際。况法師妙達明門，精通七步，才高海岳，辯若懸河。故能開正教於迴

鶻，○○○○，爲法立大功績，乃○○○侯悉德，於時都督刺史
內外宰相，○○○

〔第九行〕云！今悔前非，願事正教。奉旨宣示，此法微妙，難
可受持。再三懇○，往者無識，謂鬼爲佛，今已誤真，不可復事，特望
○○○曰，既有志誠，任卽持受。應有刻畫魔形，悉令焚爇，祈
神拜鬼，並○○

〔第十行〕○受明教，薰血異俗，化爲茹飯之鄉，宰殺邦家，
變爲勸善之國。故○○之在人，上行下效。法王聞受正教深讚虔
○○○德領諸僧尼入國闡揚。自後○慕闍徒衆，東西循環，
往來教化，○

此碑蓋爲八〇八年至八二一年間之愛登里羅汨蜜施合

毗伽保義可汗（名見新唐書卷二一七上）所立，至八二五至八三二年之可汗雖同名，然華名爲昭禮可汗，非一人也。

此碑建立年，是在八二一年之前。考迴紇之更名迴鶻，據舊唐書在八〇九年，據新唐書則在七八五年至七八八年之間。總理衙門之考證所引通鑑考異，續會要，統紀，北荒君長錄，鄴侯家傳，諸書，亦以新唐書之說爲是。但此碑之建立，不出八〇八年至八二一年之間也。拉得洛夫君以爲康居文所誌之年爲馬年，則應爲八一四年也。

此碑斷爲數片，在第一行銜名之下，有數斷片。第一斷片銜名之下，有二空格，下文爲『內宰相頡于伽思』七字。內宰相爲迴鶻官號，迴鶻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據鄂爾渾（Orkhon）之碑

所列之迴鶻官號，以中世波斯文譯突厥音，內有 *Tersiki* 官號，義爲『內者』，此官卽迴鶻之內宰相歟，尙待考也。至頡于伽思，則米萊 (*Milner*) 君鑒定爲 *ti-ugasi*，義卽『國榮』也。

第二片祇有一羅字可以辨識。羅字下似爲教字，然其旁文又似乞，未敢斷定也。下有三字磨滅，更難辨識。

第三片有『合伊難主莫賀』六字可識。尙有一字似爲思字。合字爲 *alp* 之譯音，伊難主爲突厥文之 *Erbenki*，常見之姓也。一八九〇年苛赫 (*Koch*) 君曾研究此片，記得八一三年迴鶻遣使請昏使者有伊難珠之名，此二人是否爲一人，今尙未敢斷言，蓋此姓迴鶻常用之也。至莫賀二字，應爲 *Mogh*，亦突厥常見之姓也。此人或卽爲撰碑文之人。

碑之第二行紆伽哩伽之名凡三見。第一名四字俱可辨識。第二名可辨紆伽二字。第三名可辨紆字及伽字之上半。第一第三名之上，有莫賀達干 (*bagha-targan*)，應爲迴鶻一種官號。紆伽哩伽尙未考定爲何名號，首二字似爲 *ḥōg*，義卽光榮也。在莫賀達干及紆伽哩伽之間有二字，其上一字爲思，下一字右半爲乞，考其字之結構，索其古音，此二字似爲人名，今暫假定爲 *ḥōt*，*ḥōt*，*qyt*，等名之譯音。

第四斷片有二字略可辨識。下一字爲億。上一字形似造遠達諸字之一。其下又有二字之跡。上一字應爲也字。下一字模糊不可辨識。

碑之前二行辨識之結果如前。顧此種斷片之聯屬處，不能

保無錯誤，故未全錄碑文，僅將關係摩尼教之部份錄出。

碑文中所誌關係摩尼教之可汗，爲七五九年至七八〇年間，名登里羅汨沒蜜施頡咄登登蜜施合俱錄毗伽可汗 (*tāngriḍā qut bulmıys il tutmıys alp küling bilgä qaghan*)。舊唐書卷一九五簡稱之，名登里頡咄登蜜施合俱錄，並釋其義曰：頡咄，社稷法用也；登蜜施，封竟也；合俱錄，婁羅也；毗伽，足意智也。此種解釋，不甚正確，然亦不能謂絕無價值。幸有米萊君發見摩尼教之突厥文殘經，此可汗之名，遂完全表見。茲全錄其名，并釋其義如下。

Ulıq ilig 大王, *tāngriḍā qut bulmıys* 天賦莊嚴, *ardāmin il tutmıys* 以功績御國, *alp* 神武, *qutluq* 莊嚴幸福, *küling* 光榮, *bilgä* 賢智, *nıgur qaghan* 迴鶻可汗, *zahag i mani* 摩尼化身。

右列名號有摩尼化身一語，足證可汗爲摩尼信徒，而喀喇巴耳伽遜之碑文，明示吾人輸入摩尼教者，卽爲此可汗也。

唐玄宗禪位於七五五年，崩於七六二年五月三日。同年五月十六日，其子肅宗崩。一國二喪，益之以皇后張氏陰圖廢立。叛人史朝義遂召迴鶻可汗，藉國喪無主，入收府庫。可汗卽引兵入中國。然爲中國勞軍之外交使臣所說阻，遂不至長安，反由陝州渡黃河至河南赴洛陽，擊史朝義，於十一月二十日克洛陽，放兵攘剽焚殺，至七六三年三月始歸。

當七六二年迴鶻入洛陽之時，其結果固爲攘剽焚殺。但據喀喇巴耳伽遜之碑之所誌，則另有他種結果。當迴鶻可汗久留洛陽之時，已與摩尼教師相接，遂奉其教，將摩尼師四人歸國。

此碑文於誌摩尼教事跡之後，列舉可汗之名，首爲七八〇至七八九年之可汗，（譯者按此可汗之名已沒滅，應爲史之莫賀達干，唐冊封之武義成功可汗；）次爲七八九年至七九〇年之登里邏沒密斯俱錄毗伽可汗，又次爲七九〇年至七九五年之骨咄祿毗伽可汗，末爲七九五年至八〇五年之登里邏羽錄沒蜜施合骨咄祿胡祿毗伽可汗，以後皆敍天可汗之功業，此天可汗卽八〇八年至八二一年之可汗也。至八〇五年至八〇八年之可汗，碑文上無其名，抑其名在碑之殘缺之處，皆未可知也。碑之第二十二行殘毀已甚。然『令僧徒寬泰聽士安樂』二語，尙隱然可辨。

由此碑可以見摩尼教之入迴鶻，在七六三年，事在七六二

年其可汗入洛陽改從此教之後一年。

吾人另有一間接證明，述此教在迴鶻盛行之事。當七八九年唐代僧人悟空自天竺歸國次留北庭之時，歸道須經迴鶻轄境。彼聞迴鶻單于不信佛教，乃將攜歸之梵字經文留於北庭之龍興寺中云。

十 建大雲光明寺

當摩尼教初入中國之時，雖略有傳教之自由，然尙未敢公然建立寺宇也。及移植迴鶻之後，乃挾政治勢力以俱來，遂要求爲回紇建寺。據佛祖統紀卷四十一（又見卷五十四）云，大曆三年（七六八年）『敕回紇奉末尼者建大雲光明寺。』

十一 於揚子江流域建大雲光明寺

敕許建寺，似僅限長安、洛陽二京。三年後，七七一年時，揚子江流域亦許建寺。據佛祖統紀卷四十一云：（又見卷五十四）『回紇請於荆、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但卷五十四云，置摩邪寺。邪字應爲尼字之訛，蓋兩記皆有其徒白衣白冠之語，與吐魯番所見繪畫上之摩尼教徒衣冠，又相符也。

十二 同前

關於前二事，胡三省引唐書會要卷十九云：『回鶻可汗王令明教僧進法入唐。大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七六八年七月十七日）敕賜回鶻摩尼爲之置寺，賜額爲大雲光明。六年正月，敕賜荆、洪、越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

上文似爲佛祖統紀之所本。然此文較詳，其中明教之名，又

與九姓迴鶻碑所誌之明教相符，又示吾人摩尼僧之入唐傳教，乃爲迴鶻可汗所遣。

十三 摩尼僧祈雨

摩尼教自是已承認爲外來宗教矣。既已承認其爲宗教，當然亦利用其勢力，用以求神降福。故唐會要卷四十九云，「貞元十五年（七九九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師祈雨，」按舊唐書卷十三，亦載有是年大旱祈雨之事，據云：「四月丁丑，以久旱，令陰陽人法術祈雨，」此陰陽人是別有人，抑指摩尼教師，尙待考也。

十四 摩尼僧隨回紇使入朝

八〇六年時，摩尼僧在回紇廷之勢力日見擴大，於是年同

回紇使臣入朝。事見佛祖統紀卷四十一，據云：『元和元年，回紇遣使同摩尼僞人來朝。』

十五 同前

八〇六年，摩尼僧隨使入朝，事並見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漶酪，可汗常與共國者也。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

十六 同前

新唐書爲一〇六〇年刊物，後七年司馬光之資治通鑑刊行，據其所載，『是歲（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僧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漶酪，回鶻信奉之，可

汗或與議國事。』

十七 同前

通鑑胡三省注（一二八五年注）引李肇國史補云：『蕃人常與摩尼僧議政。京城爲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飲水茹葷，而不食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度來往本國，小者年轉。』按大摩尼蓋指 *Maklistak* 及慕闍 *mozak* 而言，小摩尼應指教師。

十八 同前

考李肇唐國史補撰述之年，據文苑英華卷八六五所載之文推之，應在八二五年前後十年間，是與八〇六年入朝之回鶻摩尼時代甚近，其記載亦較可靠也。國史補一書，郡齋讀書志作二卷，今之津逮本爲三卷，惜多錯訛。茲引津逮本之唐國史補所

誌摩尼事於下，與胡三省所引文句不同也。據云：『回鶻常與摩尼議政。京師爲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敬（按敬字或爲飲字之訛）水而茹葷，不飲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易，往來中國。小者年轉。江嶺西市商胡橐其源生於回鶻有功也。』末十數字似有錯字脫文。

前引之四文，其二記載甚明，可與其他諸書互證。摩尼人日食一餐，京師圖書館之摩尼教殘經，載有『日一受食，不以爲難』之語。吐魯番發見之摩尼經亦載之。至若不食乳酪，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已於其外道（De haeresibus）一書（卷四十六）言之矣。

十九 河南太原置摩尼寺

考摩尼同回鶻使入朝之年，前已誌爲八〇六年。然此就陽曆年與陰曆年對言也。若詳細推算之，元和元年十二月乙亥，應爲陽曆八〇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距此二十五日之後，又有下引舊唐書所誌之事，與前事不無關係也。舊唐書卷十四云：『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八〇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迴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河南府卽唐之東京洛陽，前可汗入教之地。太原又爲回紇自蒙古至黃河，路所必經之城，設置摩尼寺，非無因也。

二十 同前

前一事並見册府元龜卷九九九，『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庚子，迴鶻使者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許之。』

二十一 唐帝與迴鶻可汗書

當時迴鶻可汗勢正疆盛，與中國皇帝交際對等，故文書不用詔表，而用書。顧唐帝之書，皆由翰林制誥爲之，故當時文人集中，不乏此種文稿。其間有一書爲白居易（七七二年至八四六年人）所草，（見白氏長慶集卷五十七及文苑英華卷四六八）白氏所草爲覆迴鶻可汗書，似在八〇七年。當時可汗使將軍達覽來，以馬六千五百匹易絹二十五萬匹。茲錄其有關係本篇考證之事於下：

『其東都太原置寺，已（集作此）令人勾當，事緣功德，理合精嚴。又有彼國師僧，不必更勞人檢校。其見撻拓勿施鄔（集作鄔）達等，今並放歸。所令帝德將軍安慶雲供養師僧，請住外

宅；又令骨都祿將軍充檢校功德使；其安悉（集無悉字）立請隨班次放歸本國者；並依來奏，想宜知悉。今賜少物，具如別錄。內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師等，並各有賜物，至宜准數分付。內外宰相官吏師僧等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二十二 迴鶻請昏

吾人茲至建九姓迴鶻可汗碑之可汗時代矣。當八一三年四月，迴鶻可汗遣伊難珠再請昏，未報。可汗以三千騎臨境，中國乃臨時治城備虜。及邊警稍息，遂有許昏之意。顧迴鶻之使已歸，乃思利用歸國之摩尼僧人爲使。故舊唐書卷一九五云：「元和八年（八一三年）十二月二日，宴歸國迴鶻摩尼八人，令至中書見宰臣。先是迴鶻請和親，憲宗使有司計之，禮費約五百萬貫，

方內有誅討，未任其親，以摩尼爲迴鶻信奉使，故宰臣言其不可。』

二十三 同前

此事並見冊府元龜卷九七九：『元和十二年（八一七年），迴鶻又遣摩尼僧寺（此處有誤）等八人至。帝使有司計之，禮費約五百萬貫，時方內外有誅討，計時度費，未遂其請。以摩尼嘗爲迴鶻信奉使，宰臣言其不可。』

比較上二文，冊府元龜文似有誤。中國人何至四年後始議及許昏，元和十二年或爲十二月之誤，又脫八年二字也。

二十四 迎公主之使衆及摩尼

八二一年建碑之可汗死，未幾唐帝許昏，據唐會要卷九十

八云：『長慶元年（八二一年）三月，保義可汗卒，輟朝三日。四月册迴鶻可汗君（按可汗常稱愛登里邏（*Ai tāngridā*），義言奉月神也。惟唐會要獨見君登里邏（*Kün tāngridā*），義言奉日神也。新唐書中尚有第三種名稱，即宣宗時（八四七至八五九年）所册拜之唃祿登里邏汨沒蜜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Diug tāngridā qut bulmy's alp küliug bilgä qaghan*）登里邏羽祿蜜施勾（疑爲句之訛）主祿毗伽崇德可汗（*Kün tāngridā uluq bulmy's küliug bilgä qaghan*）。五月，迴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至，迎所降公主也。』

二十五 同前

此事並見舊唐書，其卷一九五云：『元和八年五月迴鶻宰

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

二十六 重巖寺碑

是時爲摩尼教在東亞極盛之時，但在中國似傳佈不甚廣也。下引之文，以當時摩尼、景、祆三教之寺，不及一小城佛寺之數，其言雖不無誇張，然此三教傳佈之不廣可知。考全唐文卷七二七所載，舒元輿所撰永興縣（今湖北陽新縣）重巖寺碑序有云：「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此碑爲長慶四年（八二四年）所立。

二十七 迴鶻之衰

摩尼教之初至中國，人數甚少，又爲外人所奉，故許其奉行。

及其後得迴鶻政治助力之後，遂不免爲中國所疑忌。八四〇年至八四三年爲迴鶻勢力崩解之時，宗教虐待之事，亦遂隨之發生。吾人爲明瞭當時情形，特略述其歷史於下。（據舊唐書卷一九五，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數年來，迴鶻可汗廷，時有變故，弒立之事，常見有之，而可汗之權，爲其親族及大臣所侵蝕。至八四〇年時，黠戛斯（*Khigiz*）遂取鄂爾渾之迴鶻都城，殺其可汗，並得八二一年下降之太和公主。迴鶻殘部，或潰走吐蕃安西，或奔葛邏祿（*Qarluq*）國之所存，惟十三姓部落而已。

此種僅存之部落，於八四一年奉特勤（譯者按特勤（*tigin*）爲親王官號。此處應爲特勤，唐書作特勒誤。）名烏介（原音疑

爲(Uguz)者爲可汗。時黜戛斯自以爲李陵後，與唐同宗，遣使者奉太和公主歸國，欲因此以結唐歡，得其助力，以代迴鶻百年來雄視中亞之勢。烏介追擊黜戛斯使者殺之，劫公主而求天德城爲公主湯沐邑。(按李德裕欲知黜戛斯之歷史，於是時撰四夷朝貢錄十卷，此書名見直齋書錄解題。)武宗詢之李德裕，德裕勸武宗給其糧，不許借城。烏介乃出沒今之直隸，山西，陝西邊境一帶，爲中國患。時迴鶻之相赤心，王子唃沒斯，特勤那頡啜，亦相偕爲患，亦有時與烏介相攻戰。旋赤心爲天德軍戍將誘殺，那頡啜亦爲烏介執斬，迴鶻各部多降中國，唃沒斯亦送款，詔拜唃沒斯爲大將軍郡王歸義軍使，賜姓李，名思忠。其他各降將亦多予官賜姓名。烏介之勢遂孤，於八四七年在金山爲人所殺。

前記之事，不特可藉知迴鶻衰時之歷史，且有二人名，可以證明其所奉之宗教。八四二年被斬之那頡，非全爲人名，他書有作那頡者，頡字爲突厥語 *Qut* 之譯音，昔有墨頡可汗（死於七一六年）其類也。至那頡乃爲其人之名，但非突厥語。吾人前研究康居七曜譯名中，有那頡 (*Zahid*)，其義爲金星金曜日，則那頡復核其原音，應爲 *Zahid-our*。同一表中吾人又列舉噉沒斯 (*Ormuzd*)，其義爲木星木曜日。顧此種康居譯名，又爲摩尼教師所傳佈，可以證明此二人爲摩尼信徒。至其何故以此種行星之名爲名之理，則或生於是日，卽以所屬之曜爲名歟。

當此亂時，唐書未明示吾人，摩尼教師之舉動奚若。惟舊唐書卷一九五於唐兵奪還公主之前云，烏介之『親信骨肉及摩

尼志淨等四人，已先入振武軍，』可見當時可汗衆叛親離之情形，已預兆其國之衰亡也。

二十八 賜迴鶻書

當烏介可汗請假天德城，噶沒斯降唐之際，唐皇帝賜迴鶻書詔甚多，今其文尙有存者，其間亦不乏關係摩尼教之史料也。最先之賜書，在八四二年，乃唐武宗復可汗，不許借振武城之書。措詞尙婉和，蓋公主尙在其帳，而又恐烏介之勢轉強也。但以前『敬問』字樣，茲已刪除。其書見李德裕之會昌一品集卷五，（畿輔叢書本）略云：『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內阻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矣，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見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摩尼尋勸退渾（即吐谷渾）党項

劫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得宜……其餘令楊觀專往視喻朕意。」

按八四一年時，李德裕草詔（見文苑英華卷四六八）賜迴鶻諸將相，其名爲『嚙没（一本作沒）斯特勤（原作勒，今改正）哪頡啜特勤（原作勒）曳于伽思於解亦阿思，於解亦何（一本作阿）耽于（一本作迓）思，莫賀達干宰相伊難未（一本作朱）密伽諦略（一本下有摩字）咄將軍（一本無軍字）諦略』文未點斷，頗難句讀。但以原音求之：嚙没斯特勤，爲 Ormuzd tagin；哪頡啜特勤，爲 Nahid-čur tagin；曳于伽思於解亦阿思，或爲 Il-tagasin Doga as；於解亦阿思耽于思，祇能得其首二字之音爲 Dga；莫賀達干宰相伊難朱密伽諦略，或爲 Bagha-targan

宰相 Inanču bilgä tiräk, 摩咄將軍諦略, 爲 Batur sāngün tiräk。九
姓回鶻可汗碑上之姓名官號, 多有與此相合者。而諦略官號, 在
中文中者, 惟於此處見之。米萊君所刊布之古波斯文摩尼經, 其
中官名有骨將軍諦略一人 *Min sāngün tiräk*, 及伊難珠毗伽諦
略一人 *Inanču bilgä tiräk*, 比較研究之, 不乏興味也。

二十九 論回鶻石誠直狀

又考會昌一品集卷十四所載, 會昌二年八月十八日, (八
四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論回鶻石誠 (舊唐書卷十八上作戒)
直狀云: 『右自兩日來, 臣等竊聞外議云: 『石誠直久在京城, 事
無巨細, 靡不諳悉。昨緣收入鴻臚, 懼朝廷處置, 內求奉使, 意在脫
身。又云: 『石誠直先有兩男逃走, 必是已入回鶻, 料其此去, 豈其

肯盡心。臣等伏以自可汗在邊，已使苗緝，王會，楊觀三度告諭，又曾領常照，安魯卿同往，逗留塞上，終不悛心。石誠直是一卑微首領，豈能有所感悟。况自今夏以來，兩度檢點摩尼回鶻，又寵待噶沒斯至厚，恐誠直之徒，必懷疑怨。此去豈止於無益，實慮生奸。伏望速詔劉沔，所在勒回，實爲允愜。仍望兼賜崔巨玄詔。」

三十 賜回鶻可汗書

噶沒斯等之降，烏介頗憤。楊觀使來，乃求賜牛羊種糧，并械送噶沒斯，安存摩尼師，諸事。楊觀還奏時，應在八四二年下半年。武宗復書，允給種糧三千石，不許牛羊，并不允送還噶沒斯。此書見會昌一品集卷五，書略云：「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本道申奏，

緣自聞回鶻破亡，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性囂薄，信心既去，翕習至難。且佛是大師，尙隨緣行教，與蒼生緣盡，終不力爲。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堵，且令於兩都及太原信嚮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安寧，卽卻令如舊。」

書辭尙婉而有禮，然實開虐待之端。長江流域荆、洪、揚、越等州，七七一年所立之寺，今皆封閉，教師則遷於北方。當時應祇存長安七六八年所立之寺，洛陽、太原八〇七年所立之寺而已。

三十一 禁斷摩尼教

當時唐帝之處置，不止於此也。八四三年之初，詔劉沔等合沙陀，吐渾，党項之兵討回鶻可汗。三月，其將石雄敗烏介可汗，奉

公主還。至是回鶻已不足懼。摩尼教之禁行，遂徧全國矣。茲列舉禁斷摩尼教之文於下。

唐會要卷三十一云：『會昌三年（八四三年）勅，摩尼寺莊宅錢物，並委功德使，及御史臺，京兆府差官檢點。在京外宅修功德迴紇，並勒冠帶。摩尼寺委中書門下條疏奏聞。』

三十二 禁斷摩尼教

新唐書卷二一七下云：『詔回鶻營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帶之。有司收摩尼書若象，燒於道，產貲入之官。』

三十三 討回鶻制

前引之唐會要及新唐書，僅誌其大略而已。當劉沔破回鶻後，唐帝於會昌三年八四三年二月，乃降討回鶻制，其文見舊唐

書卷十八上，及會昌一品集卷三，茲錄集載之文於下。其與舊唐書異者，別爲註明。

『其回鶻（書作迴紇）既以破滅，義在翦除。宜令諸道兵馬並（書作使）同進討。河東立功將士以（書作已）下，優（書優下有厚字）賞（書賞下有給字）續次（書無次字）條疏處分。應在京外宅，及東都修功德回鶻（書作迴紇），並勒冠帶，各配諸道收管。其回鶻（書作迴紇）及摩尼等（書作寺）莊宅錢物等，並委功德使與（書作以）御史臺（書下有及字）京兆府，各差精強幹事（書無上四字）官點檢收錄（書作抽）。不得容諸色職掌（書無上二字）人及坊市富人輒有（書無上七字）影占。如有（書無有字）犯者，並當（書作處）極法。

錢物納官。摩尼寺僧，委中書門下卽時（書無此二字）條疏聞奏。」

三十四 女摩尼之殉教

除上述之文外，無有述及封閉寺宇沒收贖產後，摩尼教師之情形者。惟十三世紀刊佛祖統紀記有一事，其卷四十二及卷五十四有云：『會昌三年勅，天下末尼寺并令罷廢。京城女末尼七十人皆死。在迴紇者流之諸道，死者大半。』按在迴紇者四字，疑有脫誤。摩尼之在回鶻者，尙非中國勢力所可及。流之諸道者，似指在兩京太原之回鶻摩尼而言。

三十五 鄭亞斂中之頌辭

八四三年之禁斷摩尼教，行之頗爲嚴厲，蓋唐武宗視其教

爲回鶻之教也。加之武宗自御極以來，篤信道教，道士有勸其盡除外來之教者，故八四五年有虐待佛景，厭諸教之事，時李德裕亦主之，其會昌一品集有鄭亞（八二〇年進士）作叙，頌其事，茲據文苑英華卷七百〇六，略引其文曰：『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移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反樸，四海胥定。』

佛教在中國之根株甚深，風潮一過，不難興復。至摩尼教來華不久，欲其教之不墮，須與其伊蘭母國常相接觸。不意其教孤立之後，幾經虐待，尙能自存而不遽滅，似不可解也。吾人須知者，真正之摩尼教，質言之，大摩尼師自外來所傳佈之教，已滅於八四三年之勅；尙存者爲已改之摩尼教，華化之摩尼教耳。

三十六 十世紀甘州回鶻之摩尼教

回鶻帝國自七四五年至八四〇年，建牙鄂爾渾河之岸，其軍勢東西佈於伊犁河黃河之間，南抵天山，與吐蕃帝國接壤。自八四〇年至八四三年，烏介敗亡之後，其殘部西徙於中亞各地，建獨立部落。中有二部較強，卽甘肅之甘州回鶻，與吐魯番東之高昌回鶻，是已。此二處已有摩尼教，曾經史書證明也。

甘州回鶻摩尼教之存在，爲時不久。蓋此處已爲中國及吐蕃之佛教徒所包圍。敦煌所出之寫本，業已證明當回鶻至此地之前，吐蕃統治之時，曾有一羣翻譯佛經之人在其地。敦煌千佛洞佛教碑銘之上，曾數見甘州回鶻天可汗之名。近來在甘肅南部山中，又發見一部七〇〇年所寫之突厥文佛經，經爲薩利回

鶻 (Sary-ouigours) 遺物，薩利回鶻者，回鶻最後之遺族也。佛教之勢，日益侵入，摩尼教日益衰微。第九世紀中葉輸入是地之摩尼教，實爲真正摩尼教，但九一一年五代梁時入朝之僧是否爲摩尼僧，尙待考也。據舊五代史卷一三八云，『梁乾化元年十一月……又賜其入朝僧凝盧直，李（五代會要卷二十八作年）思宜，延錢，等紫衣。』諸僧之名，非中國名，亦不似突厥名，似近乎伊蘭譯音，但當時甘州回鶻之官號，仍用突厥名號也。如史載之『英義可汗卒，弟狄銀立，』可汗卽突厥文之 (qaghan)，狄銀似卽突厥文之特勤 (Tegin)。又如清泰二年（九三五年）入朝之『密錄都督，』應爲 (Buyrug tutuq)，卽新唐書卷二一七上之『梅錄。』至九三五年及九四八年入朝之二『相溫，』似卽突

厥譯中國『將軍』(sängün)之譯音；乃至十世紀之中華人竟因突厥之譯音，而轉譯爲『相溫』也。

三十七 十世紀甘州回鶻之摩尼教

前文既未明言是否摩尼，至下文則明指摩尼也。據舊五代史卷一三八云：『廣順元年（九五一年）二月，遣使並摩尼貢玉團七十有七，白氈，貂皮，鼈牛尾，藥物等。先是晉漢已來，回鶻每至京師，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寶貨，皆鬻之入官，民間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除去舊法，每回鶻來者，聽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詰，繇是玉之價，直十損七八。』

三十八 十世紀甘州回鶻之摩尼教

前記之回鶻貢使，新五代史卷十一所誌亦合，且明書其日

期，據云：『廣順元年二月丁巳，（陽曆四月二日）回鶻使摩尼來。』

又據宋史卷七云景德四年（一〇〇八年）『甘州僧翟大秦等，獻馬給其直。』其人既名大秦，或爲西方之人；但是否爲摩尼僧，未敢斷言也。

三十九 王延德行紀之高昌摩尼

中國史書常言甘州回鶻者，因其地近，便於往來，故誌之特詳。若與高昌之回鶻較，其重要則遠非甘州回鶻所能及也。高昌回鶻建國於九世紀中葉，爲舊日鄂爾渾河上回鶻帝國之嫡嗣，卽大食國著述家所稱之九姓（Toquz Oghuz）回鶻是已。今之新疆，初隸於唐，旋爲吐蕃所陷，茲回鶻又奪之於吐蕃。回鶻佔據此

地之前，通行之語言，爲吐火羅語（一名東伊蘭語）自是以後，因回鶻之勢力，吐火羅語亡，而高昌遂『突厥化』矣。據大食國著述家 Mas'ûdi, Fihrist, Gardîzî, Ya'qût, 諸氏之撰述，此種九姓回鶻，爲崇奉摩尼教之信徒，此事業爲德國探考隊，在吐魯番發見之寫本及壁畫所證實。乃中國之記載，與前證相較，則頗暗澹無色。吾人今可引證者，惟王延德行紀而已。據王氏之所見，高昌自唐以來，所建之佛寺尙存，且藏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書。『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

王延德行紀，今可於王明清之揮麈前錄卷四中見之（津逮本）。宋史，通考，說郛等書，皆取材於此。記中所言之波斯僧，非祇教徒卽景教徒。景教於七世紀上半葉輸入中國。景教之寺，初

名波斯寺，至七四五年勅改爲大秦寺，嗣後卽以大秦寺名。王延德之後二百年，南宋之時，成都尙存有大秦寺一所。（見能改齋漫錄卷七，守山閣本。）至祆教，中國人雖知其來自波斯，然名之曰火祆教，不名曰波斯教也。德國探考隊在高昌掘出之景教經文甚多，而無一祆教經文。但依得利西（H. Leung）氏曾言及九姓之祆教。雅庫特（Yakut）氏亦據大食旅行家德明（F. H. D. Ming）之說，謂祆教徒赴九姓回鶻者甚多，摩尼教徒最少，摩尼教徒惟在可汗所處之都城佔優勢耳。此都城不在別失八里（Bishbalik），實在吐魯番東之喀喇和卓（Qara Khodja）。然則王延德所記之波斯僧，爲祆教徒抑爲景教徒，吾人尙不能加以論斷也。

王延德記中所述有一事，可以間接證明摩尼教之布於高

昌，其行紀有云，用『開元七年曆。』王延德之使高昌，在九八一年，何以時距二百數十年，尙用唐開元曆耶？據吾人之推測，與宗教不無關係。開元七年卽七一九年，亦卽解天文人大慕闍至中國之年，或用是年之曆，以爲大慕闍入唐傳教之記念歟？高昌回鶻之曆書，實仿中國之曆書。據烏魯格伯克 (Ulugh Beg) 留傳之曆書考之，十二月之名，自二月至十一月，皆以數目爲次第，惟首一月名 *arimā ai*，末一月名 *saqsabat ai*，義爲齋月。顧中國曆亦別名此二月爲正月臘月，不名一月十二月。每月之上旬，中曆皆曰初，如初一初二之類是也。吐魯番曆亦加 *yalıcy*，義爲新也。其曆書仿自中國可知。佛教僧在印度有坐夏之事，而在中國則易爲坐臘。其所以變坐夏爲坐臘者，蓋印度之坐夏，因夏日多雨，至在大

夏(Bactriane)康居(Sogdiane)一帶，氣候不同，一變而爲坐臘。中國改爲坐臘者，蓋受伊蘭地方之影響也。摩尼教亦自伊蘭來，其茹齋亦適在臘月。吐魯番之曆書，又與摩尼教不無蛛絲馬跡可尋矣。

四十 于闐之摩尼教

同時新疆最南之于闐(Khotan)，亦奉摩尼教。此事見宋史卷四九〇。據云：『建隆二年十二月（九六一一年一二月間），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爲柙，玉枕一，本國摩尼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

據前引各書之證明，十世紀間甘州，高昌，和闐等地，概言之，昔日之新疆全部，皆有摩尼教徒。嗣後之消息，吾人幾完全不明。以意推之，在西部必漸爲回教徒所驅逐。在高昌亦必抵抗佛教。

之傳佈。若據巴爾脫得 (Barthold) 所著蒙古時代之土耳其斯坦一書，十三世紀回鶻之摩尼教，已完全消滅矣。但據巴爾脫得之一說，魯布盧克 (Le cordelier Guillaume de Rubrouck) 當時在蒙古所見之佛教及景教，顯有受摩尼教影響之痕跡。茲引一中國人之證明，或可爲摩尼教尙存之證歟？

當一二二一年時，有道教之長春真人邱處機者，應成吉思汗之召，赴今之俄屬土耳其斯坦，於九月下半月中抵天山北麓之別失八里。此地爲古車師後王庭，十世紀下半葉高昌回鶻王之避暑處，元時亦一要城也。真人至此，諸王貴人達官及『僧人道士』來迎。據李守常所撰西遊記所述，道士衣冠與中國異。巴拉丟司 (Palladius) 翻譯此書，深以回鶻中有道士爲異，曾疑及邱

處機或有誤會也。卽吾人今日亦以天山有道士爲奇。吾人應注意者，道教與摩尼教不無關係。前者吾人研究化胡經，曾發見道士依託摩尼教，化胡經中有『老子轉生號末摩尼，說三際，二宗，上至明界，下及幽塗，』等記載。吾人又說明摩尼教之二宗經，三際經編入道藏之事。由是吾人推測此衣冠與中國異，處回鶻地界中之『道士，』安知非摩尼教師乎？

宋史卷四九〇又誌有大食國遣摩尼爲使一事。據云：『咸平六年（一〇〇三年），又遣使婆羅欽三摩尼等來貢方物。摩尼等對於崇政殿，持真珠以進。自云離國日，誠願得瞻威顏，卽獻此，乞不給回賜。真宗不欲違其意，俟其還，優加恩賚。』同一記載，並見宋史卷七本紀之中，因其中有摩尼二字，遂有人以其爲摩

尼教徒，並引諸蕃志『摩尼等』之記載，互相參證，此希爾特（Hirth）君之說也。又有以摩尼蓋指布喀拉（Bukhara）之薩摩尼人（Samanides）者，此布內側內德（Brutschneider）君之說也。吾人以爲報達（Bagdad）之回教主，派異教之摩尼師爲使臣，事太離奇。宋史所誌，未便認爲摩尼教師也。

四十一 母乙之亂

新疆之真摩尼教，似至十三世紀尙存。至八四三年後，在中國之摩尼教，既不能與伊蘭之宗教代表相接，而又爲官廳所虐待，遂不能不依附佛教道教以自存，故其受當時強盛宗教之影響亦多。久之此摩尼教遂漸變而爲一種祕密教。由祕密教不免成爲一種祕密會。中國摩尼教消滅之前，所存者僅此而已。

以前所述十世紀上半葉之中國摩尼教，已易一種新面目。觀佛祖統紀卷四二及卷五四所誌，可以見之。據云：『梁貞明六年（紀元九二〇年），陳州末尼聚衆反，立母乙爲天子。朝廷發兵擒母乙斬之。其徒以不茹葷飲酒，夜聚淫穢，畫魔王踞坐，佛爲洗足，云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其上慢不法有若此。』

四十二 母乙之亂

舊五代史所誌母乙之亂較詳，其卷十云：（又按新五代史卷三亦誌有此事甚簡）『冬十月，陳州妖賊母乙董乙伏誅。陳州里俗之人，喜習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號曰上乘，不食葷茹，誘化庸民，揉雜淫穢，宵聚晝散。州縣因循，遂致滋蔓。時刺史惠王友能恃戚藩之寵，動多不法，故奸慝之徒，望風影附。母乙數

輩，漸及千人，攻掠鄉社，長吏不能詰。是歲秋，其衆益盛，南通淮夷，朝廷累發州兵討捕，反爲賊所敗。陳穎、蔡三州大被其毒。羣賊乃立母乙爲天子，其餘豪首，各有樹置。至是發禁軍及數郡兵，令勢追擊。賊潰，生擒母乙等首領八十餘人，械送闕下，並斬於都市。『
舊五代史記載較佛祖統紀爲詳，但以其教爲浮屠之教，并未言其爲摩尼教。然則二百餘年後之志磐所誌，能無誤乎？願志磐爲輯述家，所記必有所本。此事贊寧所撰之僧史略卷三，亦明言其爲末尼，僧史略撰於十世紀之下半葉，距母乙之亂僅五十年，似不致有誤也。

四十三 稽神錄之明教

距母乙之亂半世紀後，吾人又於稽神錄中，見摩尼教行魔

法之事。稽神錄爲十世紀下半葉之著作，撰者爲著名之徐鉉。其卷三所記清源（卽泉州，今之福建地）楊姓一事云：『後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請爲持經一宿。鬼乃唾罵某而去，因而遂絕。某其年亦卒。』

明教卽摩尼教，已見九姓回鶻可汗碑，及後引之老學菴筆記及渭南文集也。

四十四 摩尼經編入道藏

宋真宗爲九九八年至一〇二二年間之君主，崇奉佛，道二教者也。於一〇一五年時敕佛，道二家，將二教衝突之經文廢除。時宰相王欽若主張道藏中仍留老子化胡經，（見藏經中之歷代佛祖通載。）當時真宗以杭州道藏不完，乃以祕閣道書命戚

編等校正，（見宋史本紀卷八）事竣於一〇一六年，然修校未善。次年，又命張君房主其事，至一〇一九年編成進之。復撮其要，以成雲笈七籤一百二十二卷，此書現存道藏中。張君房之原序有云：「臣於時盡得降到道書，并續取到蘇州舊道藏經本千餘卷，越州，台州舊道藏經本亦各千餘卷，及朝廷續降到福建等州道書，明使摩尼經等。」合以上之經本編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分爲四百六十六籤，以千字文編其號。據前文所述福建等州降到摩尼經，又據後引之夷堅志，其編入道藏者有二宗經，三際經二經。此二經存於道藏，固爲時不久，然亦可證明當時中國東部摩尼教之尙存也。吾人檢閱雲笈七籤一書，或可能見一〇〇〇年時此種摩尼經文之內容也。

四十五 猶龍錄之外道

當時摩尼經固一時編入道藏，然釋道二家皆詆斥摩尼教爲外道。當紀元初數百年時，佛教徒以爲外道有九十五種，然未舉其名也。至是道家遂有利用佛家之說而列舉之者。道家有賈善翔（賈氏爲宋真宗時人。據宋史藝文志尙撰有高道傳十卷。其猶龍錄一書，已編於道藏，所列九十六外道之前，尙有八十一國之名。觀其九十六種外道名錄，明係採自化胡經卷一。顧化胡經之卷二，三，四，五，六，七，九，卷已佚，猶龍錄之八十一國，疑亦出於化胡經，則猶龍錄之名單，爲八世紀之遺文也。）者，撰猶龍錄六卷，所述九十六外道之中，第五十種爲『彌施訶外道』，卽舊約書中之救世主（Messie），此蓋指景教也。第五十一種爲摩底外道，

底字疑爲尼字之訛，觀其列在景教之後，可以推想及之也。

四十六 夷堅志中之摩尼教

宋代記摩尼教者，不僅道教之徒，文人之撰述，亦不乏記述之文。宋代所輯類書之中，恐尙有關係此教之文，爲吾人所未見者。茲就已見洪邁（一一一三年至一一二〇二年間人）、陸游（一一二五年至一二〇九年間人）二氏於十二世紀下半葉所記，關於摩尼教之事述之。

洪邁撰夷堅志四百二十卷，今行本五十卷。吾人所引之文，不見今行本，乃佛祖統紀所引。當時志磐蓋根據四百二十卷原本轉錄者也。據佛祖統紀卷四十八云：「嘗考夷堅志云：「喫菜事魔，三山尤熾。爲首者紫帽寬衫，婦人黑冠白服。稱爲明教會。所

事佛衣白，引經中所謂白佛，言世尊，取金剛經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爲第五佛。又名末摩尼，采化胡經乘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玉界蘇隣國中，降誕玉宮爲太子，出家稱末摩尼，以自表證。其經名二宗，三際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現在也。大中祥符興道藏，富人林世長賂主者，使編入藏，安於亳州明道宮。復假稱白樂天詩云：「靜覽蘇隣傳，摩尼道可驚。二宗陳寂默，五佛繼光明。日月爲資敬，乾坤認所生。若論齋絜志，釋子好齊名。」以此八句，表於經首。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屍以葬，以七時作禮，蓋黃巾之遺習也。（註，嘗檢樂天長慶集，無蘇隣之詩，樂天知佛，豈應爲此不典之詞。）」

按『喫菜事魔』四字，後引之陸游對狀中見之。志磐於佛

祖統紀中一二〇二年註白雲教中又見之。浙江之白雲教與摩尼教，似不無關係。然於佛教則爲一外道也。考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載，（按道光年刊沈濤交翠軒筆記亦載之）紹興四年（一一三四年）五月癸丑，王居正上言云：「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尙寬，而事魔之俗，猶未至於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按方臘之亂在一二〇年，後引之文，亦載此事，與亂事不無關係也。

前引之文，除末摩尼 (Mār Mani) 三字外，餘皆不能解說；蓋吾人對於中亞及中國佛教之歷史的發展，不甚明瞭，而摩尼教之內部的沿革，亦幾完全不知也。金剛經（即 Vajracchedika）原文並無五佛之說，自八世紀瑜伽派 (Yogacara) 輸入後，始有五佛

之說，然亦與前文白佛之說不符。考祆教之大神，名 Zervan，經康居，突厥，蒙古等地之移植，一變而爲佛教梵天大神 (Brahma boundhique)，而中國之火祆神，又變而爲摩訶濕扶 (Mahesvara)。如中國之摩尼教徒依託佛教，應以其明使與佛教之無量光明阿彌陀佛相合，蓋此佛與伊蘭亦不無關係也。阿彌陀佛之色爲紅色，然其旁尙有一號白衣大士 (Mahasattva) 之觀音菩薩 (Avalokitesvara)。夷堅志之摩尼白佛，應於阿彌陀佛及觀音大士二佛之中尋求之。此特就其依託之佛而言，其實此白佛在摩尼教中，當然爲摩尼。

四十七 老學菴筆記之摩尼教

陸游爲洪邁同時之人，其記述中有關於摩尼者二事。其一

見放翁集中之老學菴筆記，據云：『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後。燒必乳香，食必紅葷，故二物皆翔貴。至有士人宗子輩，衆中自言，今日赴明教齋。予嘗詰之，此魔也，奈何與之遊。則對曰：「不然，男女無別者爲魔，男女不親授者爲明教。明教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然嘗得所謂明教經觀之，誕謾無可取，真俚俗習妖妄者所爲耳。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讀徐常侍稽神錄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則明教亦久矣。』

四十八 陸游條對狀

陸游又有一文，見渭南文集卷五，據所載一一六六年條對狀云：『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饑饉，迫於寒餓，嘯聚攻劫，則

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爲朝廷之憂。惟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爲害未易可測。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檜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僞經妖像，至於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爲校勘，福州知州黃裳爲監雕。以祭祖考爲引鬼，永絕血食。以溺爲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概舉。燒乳香則乳香爲之貴，食茵蓐則茵蓐爲之貴。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爲寒心。漢之張角，晉之孫恩，近歲之方臘，皆是類也。欲乞朝廷戒勅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有犯於有司者，必正典刑，毋得以

習不根經教之文，例行闊略。仍多張曉示，見今傳習者，限一月聽齋經像衣帽，赴官自首，與原其罪。限滿重立賞，許人告捕。其經文印版令州縣根尋，日下焚毀。仍立法，凡爲人圖畫妖像，及傳寫刊印明教等妖妄經文者，並從徒一年論罪。庶可陰消異時竊發之患。』

四十九 佛祖統紀引宋律

陸游請立之法，當時似曾規定，若吾人能得宋律參考之，不難得其梗概。惟宋律存於今者有二：一爲宋律文，頒行於一〇二六年至一〇二九年間，鈔本甚少，吾人未得寓目；一爲慶元條法事類，其中數卷已佚，乃一種行政法典而兼刑法典之條規也，其中或有前述之規定，但吾人亦未見其文。至元律之元典章，依宋

律參定之法規也，其中無罪明教之條。茲所引者，爲佛祖統紀卷三十九於六九四年拂多誕持二宗僞經來朝一段下，引一二〇八年至一二二四年刊，吳克己所撰，一二三七至一二四〇年良渚卽僧宗鑑所增訂之釋門正統云：「良渚曰，準國朝（宋）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衆者，以左道論罪。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等。不根經文者，謂佛佛吐戀師，佛說啼淚，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其法不茹葷飲酒，晝寢夜興，以香爲信，陰相交結，稱爲善友，一旦郡邑有小隙，則馮狼作亂，如方臘，呂昂輩是也。其說以天下禪人但傳廬行者十二部假禪，若吾徒卽是真禪。有云菩提子達磨栽心地種透靈臺。或問終何所歸，則曰不

生天，不入地，不求佛，不涉餘途，直過之也。如此魔教，愚民皆樂爲之。其徒以不殺不飲不葷辛爲至嚴。沙門有爲行不謹，反遭其譏，出家守法，可不自勉。」

五十 福建之摩尼教

佛祖統紀於卷末述事魔邪黨（卽言摩尼、白蓮、白雲二派）一條下，注引宗鑑語云：『良渚曰：此三者，皆假名佛教以誑愚俗，猶五行之有沴氣也。今摩尼尙扇於三山，而白蓮、白雲處處有習之者。大抵不事葷酒，故易於裕足，而不殺物命，故近於爲善。愚民無知，皆樂趨之，故其黨不勸而自盛。甚至第宅姬妾，爲魔女所誘，入其衆中，以修懺念佛爲名，而實通姦穢，有識士夫，宜加禁止。』據前文所述，白蓮、白雲二教，處處有之，摩尼教惟行於三山

（今之福州）與張君房，洪邁，陸游所述，自十一世紀至十二世紀間，閩中三山習明教之說亦合。當志磐撰佛祖統紀之年，正成吉思汗征取中國建立元朝之時，各教皆得自由。據元史及元典章二書，有白雲，白蓮，佛，道及其他外來諸教，如景教，天主教，回教，猶太教等教，然不見摩尼教之名，亦無關係此教之記載。（譯者按：元史刑法志云：『諸以白衣善友爲名，聚衆結社者，禁之。』則當時尙有禁止摩尼教之文也。）摩尼教似已絕迹於元時。但至明代，其教又一變而爲明尊教。

五十一 洪武實錄中之摩尼教

一三六八年明朝代元而主中國，於一三七〇年敕禁諸祕密教。此事明史不載，洪武實錄載之。（洪武實錄爲未刊本，英國

劍橋大學圖書館有一部，巴黎國民圖書館有一七〇〇年鈔殘存本一百五十本。據云：『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祠，亦不許塑畫天神地祇。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呪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

據前文，當時曾禁白蓮社，白雲宗，明尊教三教。此明尊教卽摩尼教。京師圖書館之摩尼教殘經，及老子化胡經，皆稱摩尼爲明使。明使，明尊，義相近也。由是觀之，十四世紀末年，摩尼教在中國，尙有信徒也。

五十二 明律中之摩尼教

前引之洪武詔，與一三七四年刊佈之明律，所載亦符。此律

名大明律集解附例。下引之文，並見大明會典。

據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一云：『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原文作尊明誤，茲改正）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爲首者絞，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五十三 明律清律及安南律

前文之下註云：『西方彌勒佛，遠公白蓮社，牟尼尊明教，釋氏白雲宗。』

按明會典及清律，皆作明尊，此註之尊明，亦誤。觀此處牟尼尊教之語，其教之爲摩尼教可知。

摩尼教之確定存在之證明，以明律爲最末之記載，然不能謂其後無記述摩尼教之文也。滿洲皇朝於一六四四年建立清朝，其一六四六年刊之清律，亦多參用明律，亦有相類禁止彌勒、白蓮、白雲、明尊等教之文。然清代之祕密教，已不同明時，律文所載，具文而已。其中有新增禁止白陽、紅陽、八卦等教之條。其舊日祕密教，清代尙存者，僅白蓮教而已。此教在一八一三年曾爲政治暴動，攻入禁門也。至摩尼教則寂焉無聞，惟一八六〇年刊之辟邪紀事一書，中載有反駁牟尼教與耶穌教天堂地獄之明聖要旨一文，此牟尼教似卽摩尼教，然則其教近年在中國之東部，或尙存也。（此外日知錄謂摩尼教卽回回教之說，及一七六四年乾隆帝之摩尼卽回回教說，錯誤顯明，不值一駁也。）

中國之文化傳布於附近諸國，如高麗安南，曾受清代政治及道德之統馭者也。高麗法典，雖仿自中國，然已刪除諸祕密教之名。至安南阮氏時代，則一遵清律，禁止白蓮、白雲、明尊諸教云。

結論

吾人所得之材料，已列述於前，然不能謂摩尼教在中國記述中之史料，已盡於此。志磐以前之撰述，宋代之類書，恐尙有吾人未見之記述。再如祆教常與摩尼教相混合，若研究中國祆教之沿革，或不難發見若干關係摩尼教之證據。又如中世紀時摩尼教與佛道二教互相依託，釋藏道藏中，或亦不乏關係摩尼教之文。昔之佛教在印度北方大夏及東西土耳其斯坦一帶，早受伊蘭之影響，今在中亞發見之經文中，或尙有不意之發明也。但

關於此點，吾人必須慎重將事，不可過於附會。唐宋時代之道教，羈雜摩尼教之說，業經吾人在敦煌所得之化胡經證明其事。其書固爲道家所撰，然「明暗」「明教」等名稱屬於摩尼，顯見而易明。特道教之研究，今甫開始。近來人始知奉行二千年之宗教，非僅研究道德經、莊子一二著作所能詳，須翻閱全部道藏，分晰其民衆、佛教，及外國影響之成分，始能知其梗概也。

吾人現在固未能從事前述之事業。然摩尼教在中亞及中國之發展，及其影響於他種宗教之點，據研究之結果，實遠出吾人意想之外。

摩尼教於六九四年及七一九年初入中國，旋因唐代用戰勝國之自由政策，聽許外國商人自由入境，此教遂移植於中國

之北方。後因其教師曉諳天文，故能感應民衆。復因迴鶻可汗之皈依，遂憑藉其勢力，以爲教之護法。其始教勢固因此而盛，然其後亦因此以衰。至八四一年迴鶻帝國崩解之後，不免因疑忌而受排斥。孰意其根蒂尙深，又因其二宗之義，與中國陰陽舊說相合，其教徒雖與中亞之教徒音問隔絕，尙能與他教結託以自存。其教在閩浙諸地，雖具有佛道二教之外表，然尙不失爲摩尼教。二宗三際，仍未變也。故至十四世紀，或此時之後，當其教西亞之信徒絕響已久之時，而中國之揚子江流域及三山一帶，尙有信徒高頌明使摩尼不已也。

附錄 老子化胡經

老子化胡經叙老子西入中亞化胡事跡之書也。十二世紀

時，洪邁夷堅志述明教會事有云：『白佛爲世尊。又名末摩尼，采化胡經乘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玉界，蘇隣國中，降誕玉宮爲太子，出家稱末摩尼。』云云，則洪邁當時已引證有化胡經之文也。至化胡經之沿革，可以略爲說明於下。

當四世紀時，道士王浮撰化胡經一卷。至七世紀之下半葉，或八世紀時，增爲十卷或十一卷。在五二〇年或五二三年間，釋道之徒關於老子化胡事，已有爭論。六六八年唐高宗曾敕天下搜聚焚棄此經。但六九六年道家又運動寬其禁。時有著名之畫家，繪有老子化胡之圖。至七〇五年又禁之，然未實行。至十三世紀宋末之時，道家對於此經，又有增益附會之文，附八十一化圖於經內。元時喇嘛帕思巴審查此經之結果，主張重禁。一二八一

年及一二八五年又敕禁之。自是以後，關於化胡經之記載遂絕，此經似佚失已久矣。

雖然，吾人尙有法證實洪邁之記述也。十三四世紀佛教徒駁化胡經之文，今尙留存。而八十一化圖之第三十四化，爲老子化佛之圖，其弟子輩名之爲末牟尼，其第四十二化爲老子化末摩尼之圖，此末摩尼之名，與夷堅志之名相符也。最近米萊（Hort Mueller）君曾發見一道家之書，其名爲金闕玄元太上老君八十一化圖說，亦有老子化末摩尼之圖。

前此之引證，祇有前述之材料。今日則不然，吾人近於敦煌發見唐代之化胡經，此經已殘缺不完，惟存第一及第十兩卷，刊布於敦煌石室祕書，及石室祕寶，二叢書之中。嗣後又於敦煌發

見文書及司坦因 (Stein) 之諸寫本中，發見化胡經之其他部份，(司坦因氏化胡經本，顏曰太上靈寶老子化胡妙經，似爲十卷本之一卷，非王浮之原書。) 全部之整理，尙需時日。茲僅錄其第一卷中關係摩尼教之文於下。

『後經四百五十餘年，我乘自然光明道氣，從真寂境，飛入西那玉界，(按洞冥記之西那汗國，及開封猶太碑之西方綠那玉國，與此國之名稱，似不無相類之處。) 蘇隣國中，(按玄奘西域記有蘇刺薩儻那，卽新唐書之蘇利悉單，北史中有波斯之宿利城，隋書中有蘇蘭城，疑與蘇隣國同地而異名，此地卽 *Suristan*。) 降誕王室，示爲太子。捨家入道，號末摩尼。轉大法輪，說經誡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際及二宗門，教化天人，令知本際。上至明界，下

至幽塗，所有衆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衣彩，自然來入中洲，是効也。當此之時，黃白氣合，三教混齊，同歸於我。仁祠精舍，結棟連甍。翻演後聖，大明尊法。中洲道士，廣說因緣。爲世舟航，大弘法事。動植含氣，普皆救度。是名總攝一切法門。』

右引之文撰於何年，頗難確定。惟化胡經之增爲十卷本，九世紀時已見有之。八八九年至八九七年間，藤原佐世撰之日本見在書目，已著錄。故敢斷言九世紀已有此十卷本也。又據化胡經卷一所載中印度及中亞諸國名（並見前引之猶龍傳）皆玄奘及王玄策所歷所誌之國，其時似又不在七世紀下半葉之前。同一卷中，又言九耀，九耀，卽九曜也，此九曜之說，在七世紀之

前，中國尙未知之。準是以觀，化胡經之十卷本，應爲七世紀至九世紀間之增修本。考敦煌十卷本中有數節，與五七〇年甄鸞撰笑道論（廣弘明集引）所引之化胡經，有相符者，又可證明王浮之原文尙存於十卷本中也。總之摩尼教之入中國，不應在七世紀之前，蓋其教初見於六九四年之記載，而外國宗教在華發展之時，惟在八世紀之中也。若以化胡經末摩尼之名稱，與八世紀之記載（通典及宿曜經）對照，十卷化胡經本增修之時，應在八世紀間也。

據十三世紀撰之八十一化圖所述，又可見摩尼教之影響於道教甚久。據佛祖歷代通載引辯僞錄，引八十一化圖，第四十二化云：『老子入摩竭國，現希有相，以化其王，立浮圖教，名清淨』

佛，號末摩尼。』按此節係節引化胡經，其原文爲：『次卽南出，至於烏場，遍歷五天，入摩竭國。我衣素服，手執空壺，置精舍中，立淨屠教，號清淨佛。令彼刹利婆羅門等，而奉事之，以求無上至真之道。』

辯僞錄所引八十一化圖，又有『道成類佛陀，衆號末牟尼。』之語。此末牟尼應卽末摩尼也。

在八世紀末年，名末摩尼之化胡經，及十三世紀上半葉八十一化圖之間，又有一書，述摩尼事，雖未明指摩尼之名，其記載則明屬摩尼。書名混元聖紀，宋人謝守灝所撰。中有云：『復分身降於西海王蘇隣國，號長生甘露無上醫王大光明使，度化人天神鬼，凡教法所未暨處，皆令得度，俄復登天。』至猶龍傳中亦有

摩尼外道之稱，前已引舉，茲不贅述。

